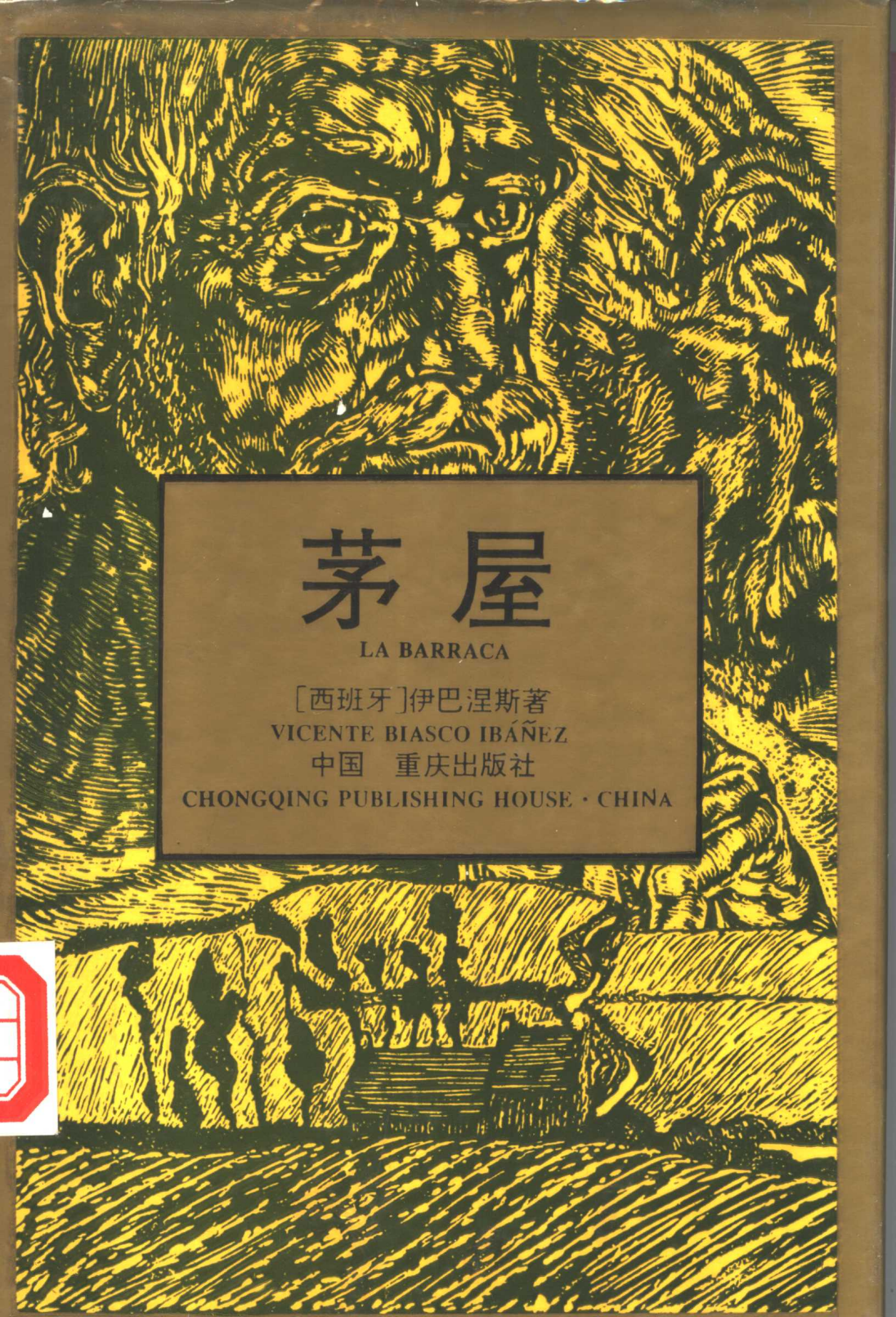




茅屋

LA BARRACA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IASCO IBÁÑ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茅屋

LA BARRACA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IASCO IBAN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赵伐 王宏 译

(川) 新登字010号

VICENTE BLASCO IBAÑEZ

LA BARRACA

本书据 Prometeo, Valencia, 1919年版译出

本中译本享有专有翻译出版权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西班牙】伊巴涅斯 著 赵伐 王宏 译

茅 屋

重庆出版社出版, 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6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插页5 字数 126 千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

ISBN 7-5366-3087-5/I·557

定价: 8.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西班牙著名作家伊巴涅斯(1867—1928)创作早期阶段的重要作品。它描写了在巴伦西亚一片沃土上前后三家农户的命运遭际。善良的巴雷特日夜耕作，虽丰收却因地主盘剥而一贫如洗；他愤而杀死地主，被捕入狱，女儿沦为娼妓。该村农民出于报复，不允许任何人再去租种那片土地、去住土地中的那间茅屋，任其荒芜。第二个去耕种那土地的农民也因丰收破产，被迫离去。接着，为生活所迫的外乡农民巴提斯坦成了第三个来耕种这片荒芜十多年的土地的人，希冀以诚实的劳动获得面包；他一家人处处遭刁难、羞辱、伤害；他奋起反抗，其结果却十分的悲惨，茅屋被人纵火烧毁，他一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作家对这一隅乡村的出色描写，揭示了19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严酷现实，《茅屋》也以其拥有深刻的内容和撼人的艺术魅力而流传于世。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42)

第 一 章

东方泛白，海面上露出大片的曙光。蔚蓝的天空下，伸展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夜莺敞开喉咙，引吭高歌。在尽情嬉戏一夜之后，它们也感到了倦意。黎明时分，最后一批夜莺在秋风中发出了最后一阵鸣叫，那凄苦的声音似乎是对这突如其来的晨光的抱怨。

一群麻雀从农舍的草屋顶仓皇飞出，它们小小的翅膀不停地拍打着。在这些空中顽童的袭击之下，树尖不停地颤动。

晨曦中，夜间特有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再也听不见水渠的潺潺流水声、甘蔗园里农作物的沙沙声响以及机灵的看门狗“汪、汪、汪”的吠叫。

万物复苏，菜园里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农舍传来了大公鸡的喔喔叫声。村子里钟声悠扬，仿佛回应着从远处的巴伦西亚塔楼飘然而至的弥撒曲。家禽栏里，一场动物之间的歌喉比赛正进入高潮，马在嘶鸣，奶牛在欢叫，母鸡“咯、咯、咯”唱个不停，羊羔也“咩咩”直叫。猪圈里更是热闹非凡，咕咕噜噜，呼呼哧哧，叫声不绝。动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闻到了从菜园里吹来的清新空气，因而迫不及待地想冲出栅栏，在野外自由地奔跑。

天亮了，黑夜的影子留在了新翻的沟畦里和成片的树荫下。在这雾蒙蒙的清晨，一排排桑树挂着露珠，闪闪发光，一行行甘蔗随风摇曳，窸窣作响。方块形菜园酷以一张张巨大的绿手绢，

新翻起的红土壤则在晨曦中看似一道道翻滚的红浪。

公路上有一团团蠕动着的小黑点，它们像蚂蚁一样正成群结队，缓缓而行。在队伍中，不断传出吱吱嘎嘎的车轮声，懒洋洋的歌声和赶牲口的吆喝声。驴子高声的嘶叫与其说是在宣告新的一天的开始，倒不如说是在抗议主人在清晨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沉重负荷。

鸭子拍打着翅膀，在明镜般的河渠水面划出了一道道白浪。它们叽叽嘎嘎的叫声盖住了水边的蛙声。放眼望去，鸭子游水时宛如一艘航行中的象牙船，它长而弯曲的脖子形似雄伟高大的船首。

日光洒遍整个平原，新的生活又一次降临人间。

随着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声，葡萄架下站立着一大早就起来锻炼的人们。他们双手放在脑后，遥望东方发亮的天际。

牲口棚门户大开，一头头奶牛和山羊争先恐后直奔城里。在茂密的矮树丛的背后是一条僻静小道，奶牛行进时脖子上的铃儿总是响个不停，非常悦耳动听，然而，这铃声却不时被赶车人尖利的吆喝声打断。

在农舍门口，忙于赶路进城的人和留守务农者互相招手致意。

愿主赐福我们吉祥如意！

在互致问候之后，素不相识者就不再多言，如果两人相识，进城者就会被委以重托，在巴伦西亚为朋友的家庭或妻子代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些乡下人血管里都流淌着摩尔人的血液，因而对上帝十分虔诚。

天已大亮。

从潮湿的田野和喧闹的水渠上空升起的那团云雾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了。云雀在红色的沟畦里快活地跳来跳去，祝贺新的一天的开始。淘气的麻雀飞临仍然紧闭着的窗前，嘴啄

击木头。这群从不劳动、专靠拣别人的便宜过活的流浪者，此时却大声催促仍在酣睡的人们：

“快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快去田野干活！”

佩普塔丈夫的名字叫托尼，周围的邻居却称之为皮门托。佩普塔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女人，刚搬来不久。她年轻时就身患贫血症，因而至今脸色苍白，然而她是整个村子里最勤劳的女子。

天刚破晓，佩普塔已经从市场回到家中。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拉着托尼头天夜里从菜园里收回的蔬菜，边诅咒自己的苦命，边摸黑上路。去巴伦西亚卖菜的女子大多生活得如此。此刻，她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丈夫却裹着毛毯，继续在温暖的床上打呼噜。

买蔬菜的批发商与佩普塔都混熟了。她天不亮就赶到巴伦西亚菜市场，只围了一条破旧单薄的头巾，眼下正坐在菜筐旁边，冷得直发抖。佩普塔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正喝着热咖啡御寒的有钱人，她盼望能以自己的吃苦耐劳把蔬菜卖掉从而得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卖完菜之后，佩普塔赶紧跑步回到家中。这样，她又赢得了一小时的时间。这一次她做的是另一项生意：卖奶牛。她牵着一头奶牛朝城里走去，尾随在后的是一头顽皮的小牛。她出发时带着一根棍子和一个专为顾客斟奶用的锡制计量杯。

奶牛披着一身红外套，因而被称为罗莎^①，它正发出轻轻的哞叫。清晨的寒气使奶牛浑身打颤。与此同时，奶牛不断用睡意未消的双眼朝村子里望去，那儿有它温暖的家。它多么想能在芬香的稻草上再美美睡上一觉。

佩普塔用棍子驱赶着奶牛：“快走！我们若迟到了，顾客会提意见的。”奶牛和小牛只好加快步伐，急急忙忙行走在阿尔博拉

① Rosa，西班牙语红色。

亚的泥泞道上。

沿斜堤行走的还有无数去城里销售香烟的女孩和去丝厂上班的女工。她们一只手挎着装干粮的篮子，另一只手则自由地甩动着。村子里的姑娘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城里的，她们随风飘摆的裙子仿佛是在向贫穷的过去告别。

上帝的恩赐随处可见。

太阳像一张硕大的红色薄饼从树林和房屋的后面冉冉升起，放射出令人眩目的万道金光。远处的山峦和塔楼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天上飘动着的云朵也被染得通红。公路旁，水渠和池塘红浪翻滚，鱼儿蹦跳。

扫帚沙沙作响，瓷器丁当碰撞，这是乡亲们在清晨打扫房间、收拾屋子时弄出的声响。

妇女们蹲在池塘边洗衣，深灰色的兔子出没在乡间小道，奔跑中露出了粗短的尾巴和发红的屁股。公鸡爬到肥料堆上，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像国王一样在周围一群温顺的母鸡面前，发号施令，大耍威风。

佩普塔每天清晨都起得很早，对周围景物的变化已不觉新鲜。她不顾身体虚弱、四肢乏力，匆匆赶路。由于贫血的缘故，她出汗特别多，连续几周衣服都湿漉漉的。

通往巴伦西亚的桥上，车水马龙，十分热闹。佩普塔从那些手挎饭篮子的郊区民工身旁穿过，停在入市税卡前缴税款。她每天在交出这几块铜板时都要心疼一阵。然后，她牵着奶牛穿过一条条大街小巷，奶牛发出的铃声听起来犹如一曲醉人的田园牧歌，使昏然入睡的城里人仿佛梦见了绿色的草原。

佩普塔的顾客遍布城里的四面八方。她不辞辛劳，遍访街头巷尾。面对一个个紧闭的大门，她毫不气馁，不时拍拍东家的门，敲敲西家的窗子，一次不行，敲二次，二次不行，敲三次，口中不断高声吆喝，“卖牛奶！”谁也不会想到，这振聋发聩的声

音竟会出自一位体弱瘦小的农妇之口。

开门者多为穿拖鞋的家仆或上了年纪的女看门人。前者衣衫褴褛，睡眠惺松；后者黑纱蒙面，已做好去教堂的一切准备。

在给所有的客户送完奶之后，时针指向了八点，佩普塔随即来到了渔民居住区。

她还要在这里做生意。佩普塔勇敢地穿过臭气熏天、寂静无声的背街小巷。每次路过这些地方，她都感到有些不适，本能地想呕吐。但她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自我，满怀自豪感继续前进。这种自豪感发自这位洁身自爱的女人的内心，尽管一贫如洗、面黄肌瘦，她仍觉得比别人优越。

从那些门窗紧闭、鸦雀无声的房子里散发出一股热乎乎的臭气。一群社会上的酒囊饭袋正搂着妓女，蒙头大睡。在经过一夜野性十足的纵酒行乐之后，他们正打着呼噜，酣然入睡。

佩普塔听见有人叫她。在一家狭窄楼梯的入口，一位高个的姑娘正向她招手。姑娘相貌丑陋，目光呆滞，毫无青春活力。她头上系了一个蝴蝶结，脸上残留有昨夜涂上的红粉，所有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恰似马戏团的小丑。

佩普塔虽然走了过去，却把头扭向一边，以此表示轻蔑。然后，她拿着姑娘递过来的奶罐，开始低头挤奶。可是，姑娘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她看。“佩普塔，”姑娘用疑惑的声音轻轻叫道。她似乎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认错了人。

“罗莎留，难道是你？”

是的，姑娘悲哀地点了点头。佩普塔立刻表现出一脸的吃惊。一位体面人家的女儿竟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上帝呀，这太丢脸了！

按照妓女的职业习惯，姑娘本应装出一副玩世不恭、无所顾忌的表情，以此嘲笑眼前这位农妇表现出的恐慌和惊愕。但在佩普塔那双清澈的目光的注视下，姑娘低下了头，禁不住要伤心落

泪。

不，她并非天生堕落。父母去世后，她们姐妹曾在工厂做工，还当过仆人，然而却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姐姐不愿再忍饥挨饿，最后选择以卖笑为生。她也步其后尘，来到这里过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的生活。她时而接受人抚爱，时而遭人毒打。她会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死去。这种事太普遍了，任何没有父母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结局。事情的原因与土地有关。一切都要怪那位该挨千刀万剐的唐萨尔巴多，真想把他赶到地狱烧死。是这个老贼毁掉了姑娘的一家。

佩普塔忘记了自己刚才的冷漠态度，也加入到姑娘的愤怒行列。姑娘刚才说的的确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一切都得怪那个贪婪的吝啬鬼。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事。老天爷救救我们。好端端的一家人就这样被搞垮了！可怜的巴雷特大叔生前非常善良可亲，如果他能抬起头再看一眼他现在的儿女，他将会非常伤心。大家都知道，这位善良的父亲两年前在苏塔去世，他那悲痛万分的妻子不堪守寡，最后也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谁会料到这些曾经在家中享尽富贵荣华的姑娘竟会落得如此下场。上帝呀！快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吧。

与佩普塔的一席交谈使罗莎留变得活跃起来。儿时朋友的到来使她恢复了青春活力；童年时代的回忆使她那双先前还呆滞浑浊的眼睛蓦然炯炯有神。

房子和土地仍然荒废着。这是真的吗？这消息使她很惬意。让唐萨尔巴多的儿子们喝西北风去吧！

罗莎留非常感谢佩普塔和其他众乡亲。是他们成功地阻止了附近的人前来耕种这块本属于她们家的土地。所有想前来夺取土地的人都知道后果会怎样。砰！只消一枪他的头就会掉地！

姑娘变得勇敢起来，她的眼睛闪烁着怒火。这位已经习惯于

逆来顺受的妓女又变成了性格刚强的农家女。自出生之日，她就看见了挂在门后的火枪，闻惯了火药的气味。

在叙述完悲惨的过去之后，罗莎留开始询问村里其他人的情况。最后，她才发现佩普塔面黄肌瘦，样子十分难看。显然，佩普塔过得并不幸福。她的双眼仍然明澈如水，纯真可爱，身体却骨瘦如柴，每况愈下。今年她还不到三十岁，可一头红棕色的秀发已染上灰白的色彩。

皮门托究竟是怎样对待佩普塔的？他是不是仍然整天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事也不做？佩普塔是自讨苦吃，不顾大家的反对，嫁给了这样一位不争气的男人。皮门托的确长得高高大大。周末的晚上，他总是与村子里的地痞流氓聚在一起玩牌赌博，在科帕酒店里的人都惧怕他。在家中，他肯定是一位坏丈夫。男人们都一个样，比狗都不如，不值得去精心照料。佩普塔也许对此知道得不多。上帝呀，佩普塔的脸色太难看了！

在狭窄的楼梯口响起了一个母老虎声色俱厉的吼叫。

“埃莉莎！赶快把牛奶端上来！人家等了你半天了！”

罗莎留自嘲地笑道：“我现在的名字是埃莉莎，你还不知道呢。”

她从事的这项职业需要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讲话时还得带有安达卢西亚口音。接着她开始有意模仿楼上那位悍妇的声音。

尽管表面一脸的轻松，她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她害怕楼上那些人。妓院的那位鸨母和等着喝牛奶的那位男人极有可能由于她的姗姗来迟而惩罚她。因此，她请佩普塔下次再来时多告诉她一些村里的消息。然后就赶紧上楼去了。

佩普塔牵着奶牛在巴伦西亚的大街小巷又继续叫卖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罗莎干瘪的乳房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汁方才罢手。奶牛吃得并不好，全是白菜叶和烂菜根，自然奶汁有限。佩普塔只好打道回府。

这位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一边走路，一边陷入了沉思。刚才与罗莎留的不期而遇使她十分伤感。她又一次想起了那件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的悲剧，巴雷特和他一家人由此遭了大难。自那以后，他家祖祖辈辈耕耘的那块土地就静静地躺卧在大路的尽头，一直荒废着。他家的房屋也一直无人居住，房顶严重漏水，四周的墙也裂了缝。

十年了，南来北往的过客已经对眼前的破败景象习以为常。佩普塔也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光顾此地了。只有一些男孩子对这块不毛之地情有独钟。他们继承父辈疯癫的秉性，脚踩荒草，手拿石块，把这无人居住的荒舍砸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顽童们还用泥土和石块填平了葡萄园里的水井。

今天早晨，在与罗莎留见面之后，佩普塔不仅停下来望了一眼那片本属巴雷特家的土地，而且还神差鬼使地走到大路边，仔细观看了土地的荒芜情况。这块地自从被犹太人唐萨尔巴多夺走以后就无人耕种了，在四周良田沃土的包围下，已成了一块名副其实的绿洲中的沙漠。

十年的弃耕已使土壤结成坚硬的板块。荒芜的土地上杂草丛生，一片凄凉，野生藤蔓植物盘根错节，随处可见。那些只有在坟场和荒野上才偶尔得以一见的奇花异卉也在此争奇斗艳，互不相让。

这片人迹罕至的荒草丛成了各种令人生厌的飞虫走兽的滋生地：绿色的蜥蜴，两腰浑圆，皮上的皱纹清晰可见；笨重的甲虫，壳体庞大，乌黑发亮；幼小的蜘蛛正用短细而多毛的脚在草丛中爬来爬去；这里还潜伏着成群的蛇，它们每天都要爬到附近的水渠捕食。这些飞虫走兽在这片乐土上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无所顾忌地出没在四周的田间地头，给农作物带来了不小的损害。农民们却对它们充满着敬畏，这是因为，与曾在古埃及流行的七大瘟疫相比，这点损失，可谓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

好像是命中注定，巴雷特的这块地从来就不适合种庄稼。怪不得有各种走兽害虫在地里搭窝筑巢，尽情欢闹。

在这富饶美丽的大平原上，巴雷特家的房子犹如王袍上的一块补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房屋腐朽不堪，屋子顶部有无数个大窟窿，根本抵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房屋的柱头已遭虫蛀，呈现出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景象。

雨水的冲刷使墙上的砖头纷纷裸露在外。从前洁白无瑕的四壁早已污垢遍布，房门的下方被老鼠啃成锯齿状，成为它们自由进出的通道。屋子里，几扇窗子的铰链已经全部松动，在西南风的吹袭下随时有坠落的危险。

这片黑魆魆的废墟的确使人望而生畏。一旦夜幕降临，人们就有三怕：一怕遇见吃人魔鬼从茅屋的断垣残壁中飞奔而出；二怕听见从荒野里传出被谋杀者划破夜空的声声惨叫；三怕踩上散落在野草丛中千百个无辜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与之相比，四周的农田则是一派生机盎然，新翻起的红土地经太阳一照显得分外耀眼，排列整齐的果菜园里，瓜菜旺盛，金果飘香，又是一个丰年在望。强烈的反差，使眼前的荒地更加寂静冷清，无人问津。

甚至鸟儿也远远地飞离这块死亡之地。也许它们是由于害怕潜伏在荒草丛中的毒蛇，或者不忍心目睹荒芜野地的悲凉景象。

如果茅屋的顶上有啪啪作响的声音，那肯定是乌鸦正拍打乌黑恐怖的翅膀。乌鸦的出现使树上叽叽喳喳的欢闹声嘎然而止，四周又变得寂静无声，方圆5里内再也听不到麻雀的聒噪。

前面不远就是她自己的家了。她正要继续赶路，但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她只好停下来，站在了大路边。

一看见大车，她那女性特有的好奇心就油然而生。这辆车似乎来自城里，从老远就能听到行进时发出的轧轧声响。

拖车的是一匹骨瘦如柴的老马。赶车人个子很高，他正牵着马儿，沿着留有很深辙迹的大路缓缓走来，手里拿着的那根鞭子不时发出啪啪的响声。

赶车人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名劳工，但从他的穿着判断，他不是来自灌区，因为那儿的服饰已经慢慢被城里人同化了，不会像他那样头上裹着头巾，腿上穿灯心绒裤子。这位赶车人很可能是来自遥远山村的农夫，也许是来自巴伦西亚省的中部。

大车上堆放的家用什物看似金字塔一般的小山。这是这个迁徙而来的家庭的全部家当。薄凉席，草垫子，灯心草坐垫，铁锅，水壶，篮子，绿色床柱等乱七八糟挤在一堆。从这些家用品的破旧程度上看，这家人一定是生活贫困，处于饥寒交迫的绝境。在一堆破旧家具的上方坐着三位孩子。他们互相搂在一起，睁大眼睛望着前方的田野。他们此刻的心情就如同初次涉足陌生国度的探险者，既兴奋又紧张。

在大车的一侧，一位妇女和模样像她女儿的瘦小的女孩正边走边查看车上有无东西掉下。守护在大车另一侧的是一位约11岁的男孩，他的任务是在马车陷入车辙时，用手推车前进。他一脸的严肃表情显示出小小年纪就饱经生活的磨难。当他的同龄人仍在贪玩享乐时，他已经挑上了养家糊口的重担。紧随大车之后的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它似乎对自身的肮脏龌龊毫不在意。

佩普塔倚靠在奶牛身上，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着他们从身边走过。这些穷人要到哪里去呢？

这条路通向阿尔博拉亚岔口，除此之外，别无它路。在阿尔博拉亚岔口，分布着无数曲径幽深的小胡同以及风格各异的民宅。

佩普塔的好奇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天啊！大车驶离大道，穿过由树干和泥土做成的摇摇欲坠的小桥，径直驶向属于巴雷特大叔的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把迄今为止备受保护的野草无情地碾

碎在车轮下。

这一家老小打着手势，大声嚷嚷。显然，他们是在谈论对这片不毛之地的印象。与此同时，全家人都朝无人居住的废墟走去，似乎这所荒废多年的茅屋是他们自己的财产。

佩普塔不敢再往下看了。她立刻飞速往回赶。为了早一刻到家，她把奶牛和牛犊甩在了身后。奶牛和牛犊慢悠悠地走在后面，它们有安全舒适的住所，因而对人间的琐俗事务毫不关心。

她的丈夫皮门托此时正懒洋洋地躺在屋子的一角，一边抽烟，一边聚精会神地盯住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三根涂有粘鸟胶的小棍子。一群鸟儿正围着小棍子飞来飞去。

当皮门托看见妻子气喘吁吁跑回家，一脸惊慌的样子，他马上变换了一下躺卧的姿势，以便能听得更清楚些。与此同时，他警告妻子不要靠近那些涂有粘鸟胶的小棍子。

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奶牛被人偷走了？

由于累得筋疲力尽再加上情绪激动，佩普塔几乎不能说出半句连贯的句子。

“巴雷特家的土地，……有一大家人……去那里，他们要住进那间杂草丛生的茅屋里，我亲眼看见的。”

皮门托好逸恶劳，唯一的爱好是粘鸟玩和睡大觉。村里的人都讨厌他。当他听到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时，他再也保持不住酷似君主的严肃相了。

出大事了！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来不及听更多的解释就一溜烟跑了出去。

佩普塔看着丈夫匆匆跨过一条条的田坎，最后来到与荒地相连的一片甘蔗地。他蹲下身子，脸朝前方，缓缓爬行，就像埋伏在野地里的侦察兵一样，屏息呼吸，然后透过甘蔗叶子往前方窥视。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跑了起来并很快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小路

的尽头。这里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向一家独立的农舍，通向农民们正挥汗辛勤耕耘的一块块农田。

此时，整个灌区正充满着欢声笑语。在金色的晨曦照耀下，大地已恢复了生机。

但很快从远处传来了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外乡人抢占荒地的消息迅速在田间地头传开。这消息使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似乎时光在倒流，又回到了从前的黑暗时代。当时大家时常传递着这样的消息：阿尔及利亚人驾驶的一条大木船即将靠岸，他们是冲着白人来的，目的是贩运白人去做苦力。